

千里尋人懷舊情

序 - 此情可待成追憶

孫嘉蒞（建中 17 班，1974 年）12/19/04

編通訊錄已難，編畢業三十年後之通訊錄更難，編畢業三十年全球通訊錄尤難，編畢業三十年全球通訊錄，外加三十年前之點點滴滴最難。昔日的同窗好友，如今分散於五洲六洋，平時見面實屬不易，如今有了初版通訊錄，有了電話，加上 e-mail，雖屬斷簡殘篇，畢竟是蒐羅匪易，讓斷了線的風箏，一個一個的又先後拉了回來，瀉灑在地上的水銀，又能夠再次地凝聚在一起，林莉之功盛矣。

在戴上老花眼鏡，鬢角已有些許灰白，而感慨甚矣吾衰之際，欣聞林莉熱心地開闢「千里尋人懷舊情」這個溫馨的單元，將大夥昔日的點點滴滴集結串聯，讓我們早已塵封消失的記憶，又再度地活現起來。這些點滴舊憶或許和當年實情略有出入，但是瑕不掩瑜，回憶往事，只要大本不逾闕，小節出入則可也。又莫嫌事小遂隱而不發，事實上，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零零碎碎的拉扯，婆婆媽媽的道來，家常中更見真情；雞毛蒜皮式的敘述，東鱗西爪式的剪貼，字裏行間夾雜著大小人物的姓名，這種文章可能是報章雜誌的退稿，但是在這塊園地裏，這些可真是個寶啊！

「千里尋人懷舊情」單元就像是一塊畫布，林莉已經拋磚引玉起了個頭，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拾起畫筆，來彩繪我們的人生吧。無論是往事或是近況，都是值得和大家分享，期望其他人能隨興加入，你一筆、我一嘴的提問和補充說明，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集體創作嗎？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回首來時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輕輕地探問舊識，身體可好？家庭可好？事業順利嗎？得知有病歿者則不勝唏噓，聽聞有功成名者，則歡喜讚嘆，並深感與有榮焉。

我們何其有幸，能或耳聞或躬逢當年建中 17 班、18 班，北一女公班、良班，或跨班、或跨校、或跨屆之風雲際會，如今則又是跨國，又是跨海，王勃詩曰：「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旨哉斯言，這世界看似很大，其實卻是很小的，仔細探究下去，就會發現竟然有許多的共同存在你我之間。歷史長河的奔騰是我們每一個如原子、分子般，互相觸碰的結果，人生相逢自是有緣，莫嘆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追不回的是時間，能把握的是現在，我不禁要試問我自己，三十年後，我們又是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回憶今天呢？

本文 - 千里尋人懷舊情

源自琦君“千里懷人月在峰”

林 莉（北一女書班，1975 年）08/31/05

古人所說的人生中四大樂事是：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與久旱逢甘霖。我自認並沒有四項都俱全，別的不說，當年考上北一女、進臺大，接著又取得會計師資格，將這些小金榜都加到一塊，還是遠不及古時候所謂的三甲進士的金榜，不過話說回來，也還好是生在現代，否則以一個女兒身，在古代是什麼金榜資格都談不上的。

這一年來，體驗到了另一種版本的四大樂事：母校慶生宴、上網尋人時、半百憶故知、久別逢舊鄰。2004 年的暑假，對我、對很多人而言都是一個值得回憶的暑假，今後也將有更多人的未來會因為這個暑假而有所不同。去年的夏天，在參加了自己大學二十五年的同學會以及哥哥建中三十年的高中同學會之後，我就經常回憶著當年在復興中小學和北一女的那些日子以及昔日的同學們。追憶與思念很快地就化為行動，一場「懷舊尋人」的工作也因此展開，那些令我懷念的人、事、物就是這項工作的推手，而你(你)很可能也是那遙遠的故事裏的一份子。

1. 遙遠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赤手空拳、孑然一身地於民國 38 年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父親林炳錚原就讀台大經濟系，與母親、林立鑫、陳贊文（夫人是師大英語系陳秀英教授）等一群福州學生結拜為兄妹，後因代同學考試而被迫轉學到師大英語系，其間他的努力與才華深受梁實秋教授的賞識與提拔，而在畢業後留校任教，並與高我一屆復興學長楊世平的父親楊景邁教授同事多年，直到退休。母親台大商學系畢業（大學時財政學老師周玉津教授同時教過我母親和我），進入公路局擔任公務員直到退休。民國 44 年 9 月，我家老大林益 01 出生。念幼稚園時，父母聽說婦聯會辦的復興很好，就讓哥哥去念，從此後面的三個妹妹（林莉 02、林珊 03、林姍 04）都亦步亦趨地進入復興就讀。

(a) 一片聯考聲，初中知多少 貴族學校乎？

九年國民教育在 1968 年開始實施，初中入學聯考也從此被取消，復興初中因此成立（當年好些中學也是因應九年國教而成立，例如私立靜心初中、弘道、成淵、介壽國中，至於螢橋國中則是專門容納無法分發到古亭或金華的女生，

我們那一屆，也是他們的第二屆，只有巫雪敏一人考上北一女日間部，三年後並以總成績最高分自北一女畢業，第二、三名分別為胡夕嘉及李怡修。)，由於是第一年招收學生，口碑尚未建立，包括哥哥在內的復興小學應屆畢業生，有不少男生畢業後就考入再興初中男生部（我還記得再興初中招生考試，連續三年的最高分都來自復興，分別是宋強、林益、孫春在。），女生則考入再興初中女生部或衛理女中。據孫春在說，當年一進再興第一堂課就是選班長，老師問：「做過班長的請舉手！」，大家都把手舉起來。老師再問：「當過模範生的請舉手！」，大家手還是不放下。老師只好說：「那得過市長獎的請舉手！」，才順利選出班長。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前，台北市初中聯考的第一志願是大同國中及市立女中（金華女中的前身）。九年國教實施後，小學畢業生依居住地就近分發。私立初中則以兩梯次招生，先是對內考試篩選小學直升的學生（約取其小學畢業生之二分之一。哥哥那屆再興小學直升考試最高分是陳立德，我這屆復興小學直升考試最高分則是李為平，後來也去了再興初中就讀。），剩下來的名額再以對外考試來招收其他小學成績優良的學生。再興初中的學生，除了來自再興小學直升的，其他最大的比例是來自復小畢業生；而復興初中的學生除了直升的，多半來自於女師附小、國語實小、空軍子弟小學（懷生的前身）；大華、靜心、光仁的學生多來自內部的直升。衛理沒有小學，又是純女校，因此深得家長們之喜愛，因此招收不少復興、再興、靜心、大華的畢業女同學。

在我們那個年代，家長對子女升學的重視高於一切，所投下的心血與金錢往往相當可觀。當年復興、再興、靜心、大華、光仁、衛理等私立學校的特色就是以入學考試篩選學生、少班菁英制、學雜費則遠高於公立的國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殷切，讓很多家長只要環境許可，寧可節衣縮食，卻在比較昂貴的學費支出上毫不猶豫。儘管高升學率是私立學校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昂貴的學費卻使得來自政商家庭的比重日漸增加，政商色彩的突顯也使得私立學校被定型為現代的貴族學校——是達官、貴人、有錢人子弟念的學校。在我們那個年代，私立學校本身其實是很單純的，同學們對他人的家庭背景並無什麼概念，彼此之間的相處也無差別待遇，而老師們也將「為人師表」與「作育英才」視為一項崇高的職業，教書時但求兢兢業業，學校當局更是全心全意地想辦好德、智、體、群全方位的教育，高升學率是同學之間彼此相處融洽，朝夕相濡以沫，互相激勵與學習下的自然產物。

國中由於學生程度的參差不齊，考上北一女的幾乎都是來自各校資優班，我們那屆，國中考上北一女最多的是金華女中（後來改為金華國中，升學率一直名列前茅。），接下來是長安女中與古亭女中。另一方面，由於入學時已事先經過篩選，整個私立初中就像是一個大型國中資優班，或是還要更好，當年我們復興初中那屆信班曾締造 58 位畢業生，53 位考上建中，2 位師大附中，3 位成

功高中(其中2位又考上再興高中,最後只有一位就讀成功中學)之驚人成績,而我們下一屆僅有的兩班女生80人,其中只有9位就讀中山及5位景美,其他66位都考上北一女。再興女中因無高中可直升,當年更以168位畢業生中149位考上北一女之佳績勇冠私校。

住校制度

衛理學生三年都住校,再興則是規定初三一律住校,這使得同學日夜相處,情同姊妹,感情好到甚至會爲了義氣、挺同學,全班聯合與學校抗爭,當年衛理的大姊頭就是張立美,一呼百應。我因爲三輪車坐多了,非常嚮往住校,偏偏再興與衛理同一天舉行招生考試,因此選擇了衛理,居然落榜(無獨有偶,33年後才知道,同屆台大外文系有一位同學和我一樣,選衛理棄再興,也名落孫山,後來進了聖心),多年來一直百思不解自己怎麼可能會考不上衛理,當時既沒生病,也沒失常,甚至完全不覺得考得不理想,但就是榜上無名。現在才領悟到,很可能是老天爲了今日任務所作的佈局,自己與復興初中同學有更多的緣份未了。至於和衛理同學的緣分,上天自有安排其他途徑銜接。而且後來證明,我的個性也比較適合念男女合校的復興。

「初中住校」讓十二、三歲的孩子提早脫離父母的照顧而獨立生活,對大多數在台北市長大的學生來說,相信這種經驗是未曾有過的,在當年也只有衛理、聖心、再興和光仁有此制度。與其說住校是獨立,不如說是半獨立來的比較恰當,別的不說,初中孩子那想要花時間去洗衣服,因此一到周末,大家就把整袋的髒衣服帶回家洗。住校有住校的樂趣,當年我就常聽讀再興的哥哥談起住校的趣事,有一天哥哥還帶回學校的名菜—馬鈴薯丁炒肉末,讓媽媽也學著燒給我們幾個妹妹吃,那道菜在1980年我出國留學之後,成爲頗受同學朋友們歡迎的 potluck 菜餚之一。住校讓大家在侷限空間裡活動,朝夕相處下自然容易培養出感情,清大是最好的例子。據說當年全清大只有103位女生,全校也只有八個系,男女生四年全部住校,女孩子幾乎沒有向外發展的機會,這也是爲什麼清大造就了非常多對佳偶,如陳筱宇/蔡宗國、劉麗慧/但漢曙,以及周晶如/蕭正平。

有口皆碑的再興初中

再興高中於1970年成立,與復興初中剛成立時有相同的窘境,口碑尚未建立,家長學生都沒信心,致使再興朱秀榮校長未能挽留成績好的學生。所以國中第一屆的畢業生,許多三年後又經過高中聯考的洗禮,回到建中、北一女,繼續做同學。那段期間適逢再興中學男生部從和平東路建國南路口,即現在是文化大學推廣部的舊址,搬到木柵馬明潭(林益初一時仍在和平東路上課,初二才

搬到馬明潭。)，女生部則在內湖，因為地緣的距離使二部雖共用校名卻毫不相干，唯一能讓他們覺得有同學情感的，只能靠那些小學（或是再興或是復興）時曾是同學的潛在情誼來維繫。朱秀榮校長當年全力扶持男生部，用獎學金及免學費各種方式，強力慰留成績優良的畢業生直升再興高中。因此我們許多小學同學，直到大專聯考後，才有機會再同校。同時期，衛理女中也有高中部，因此有部份女生就一直留在衛理的體系裡，直到大學時期才有機會再做一次同學。再興女生部由於沒有高中，升學成績比男生部更輝煌，當年私中考進北一女的，也是以再興女中的勢力最為龐大，再興女中在高中時也依然是出類拔萃，在我那屆北一女的樂隊裡就有許多的再興校友，反觀我們這屆復興校友，卻只有王文寧和張意加入樂隊。再興女生部後來將當時在校生全部送回木柵校區新成立的女生部，另外在原址就原師資成立一所新的高中，叫達人女中（我們常開玩笑一定是書班的葉達仁當年在再興表現太好了，所以以她為名。），自此再興男女生部才合而為一。

勵精圖治的復興中學

我這屆（國中第二屆），再興初中男、女生部及衛理女中仍是吸納復興小學應屆畢業生的三大本營，此一現象一直到三、五年後，復興初中畢業生在高中聯考創下亮麗的入學成績才結束。復興初中在前五年的勵精圖治下，建立起高升學率的口碑，復中在這期間曾經創造出第二屆畢業生宋嗣祥（名作家疏影、宋晶宜的弟弟）、第四屆白培霖分別為 1975 年及 1977 年大專聯考甲組榜首，第三屆林立為 1973 年台北市高中聯考榜首。勵精圖治的結果，終於讓復中得以與復小銜接，也使家長們能放心地讓復小畢業生直升復中，也結束楚材晉用的歷史現象。在這之後，雖然還有復小學生考進再興、衛理，則多半是著眼於三年後可直升高中，希望少一次升學壓力。至於大華（大華和復興的淵源其實很深，係由復興小學首任校長方志平，於 1962 年所創設，在 1968 九年國教實施以前，確實吸收了不少復小畢業生。後期從台北的吳興街搬到楊梅，就徹底地與台北私校圈脫節了。）、光仁（最有名的就是音樂資優班，因為訴求特殊，有進入障礙。）、靜心（在景美，很袖珍，小學初中各僅三班，初中多數是小學直升，我們那時是二班男生一班女生，畢業生僅 120 人，曾幾何時，到王文華時已是男女合班。）、及人（小學和初中均和復興於同一年成立，所以二校小學中學對應屆數均相同，初中能力分班，資優班居然是男女合班，創私校之舉，小學四個班，初中五個班，畢業人數介於靜心與再興中間，與再興、光仁、衛理相同，也有高中）雖然都是非常優秀的私立初中，卻鮮少招收到復興小學的畢業生，聖心（僅二班，畢業生不到 90 人）就更少了，延平更是沒有過。

復興初中的勵精圖治，也可從導正英語發音一事窺豹之一斑，當年創校時，校方特別情商師大英語研究所的林瑜鏗教授來復中教導初一學生的發音，她把大

家當大學生對待，上課時人手一把鏡子，張著大大的嘴，觀察自己的喉嚨，偶一失神、打馬虎眼，一顆粉筆就筆直地朝張開的嘴飛來，當時學校所有英文老師都是林教授在師大英語系的學生，我們只能算是徒孫，上課時戒慎恐懼，所有復中畢業生都要過她這關，她也是同時教過我父親（在師大英語系）和我的老師。

復興家庭

復興小學、中學，因地理位置好而可設立較多的班級（至少有 6 班，再興小學當時只有 3 班，初中男生、女生部亦各僅 3 班。）、因此畢業生人數多、在明星高中的勢力也相對的龐大，聲譽鵲起的結果是，家長樂意讓小孩們一個接著一個地進入復興就讀，也因此創造出了許多復興家庭。常常是一家三、四個小孩都是復興畢業生，而且又有許多家庭裡的兄弟姊妹和其他家庭的兄弟姊妹互為同學，關係緊纏到解不開。也因為高中聯考進入前三志願的比率極高，蔡明忠和龔天行因此朝夕相處了黃金純真的 12 年（小學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而和班陶馥蘭和樂班閻初更延續到台大，一共同學了 16 年，蔡明興和龐厚元則是破紀錄的一路從復小、復中、建中、台大、到 NYU，前後一共同學了 18 年。這種現象在國小國中這邊較少發生，所知道少數的例子是我同屆的北一女書班的林秋琴和仁班戚雯英，一路同學從女師附小、金華女中、北一女、到台大。無獨有偶，我們在南海路的友校，也有孫嘉蒞與關聖意，一路從國語實小、南門國中、建中、到台大，多年同學之間的深厚感情，也著實令人羨慕。另外還有一種緣分，就是以前兄弟姊妹眾多，往往二個家庭各自有三位以上兄弟姊妹分別同班，如建中的張濶文與北一女的林秋琴，以及建中的林益與北一女的璩榮珍。

用心良苦的梅花座

復興中學第一屆還曾經在初一升初二的暑假，率先成立了一班男女合班的實驗班，但是只實行了月餘就結束了。上課時男生坐一半邊，女生則坐另一半邊。當時靳蓉與蔡明忠都坐第一排，座位相鄰，老師講得興起，口沫橫飛之際，蔡明忠就側過頭和靳蓉說：「下次要帶雨傘來上學！」，讓好學生的靳蓉又想笑又要維持正經。第二屆的學生則是在畢業前，6 班男生 2 班女生混坐，搭乘遊覽車一路遊玩台中、彰化、台南、高雄，舉行長達一周之畢業旅行，開當時風氣之先河。當年的小學及初中，老師很喜歡用梅花座方式，將調皮愛說話的同學安排在好學生中間，希望能收潛移默化之效，再興李簡美就因此被安排在羊憶蓉及鍾毓瑾中間，結果造就了羊憶蓉的愛講話及愛聽西洋歌曲。無獨有偶，復中被同學視為大哥、保護神的曾文毅亦以大塊頭的個兒坐在第一排進門第一個位子，就近看管。30 多年後的今天，同學們也很能心領神會老師當年煞費苦心

的安排，在回憶起多年的交情時發現，竟然有很多是因當年的座位安排使然，真是無心插柳成蔭而培養出同學們深厚的友情。

書本之外的世界

私校與公立學校有一點很不一樣，就是校園很小。所以小學時最普遍的運動就是男女混合土風舞及躲避球。平常在課業上高人一等的或是長字級專管女生的女生，到了球場就全都矮了一截，在場內不是抱頭鼠竄、任人宰割，就是被球砸個正著，尤其是碰巧砸到頭，球彈得老遠，真是狼狽極了！遇到周求德、盧慶聖、羅曉餘等的快速三角傳球，場內女生更是疲於奔命，常常寧可早早被砸出場，結束痛苦的閃躲。換到了外圍，不是攻擊無力，就是頻頻上演大漏接，讓那些男隊友恨不得把我們都開除，要想寄望那些情竇未開的小男生能憐香惜玉，簡直就是在作夢！難怪李慶安擔任立委後強力反對這種具性別歧視的運動。偶爾有一、二位反應快、臂力足的女生反攻得逞，如傅曉薇、周復芳、童蓓蒂，簡直就是我們的民族救星、女性之光。後來也領悟到男女混打的躲避球只有小學生可以玩，因為那時女孩子發育快，體型還有可能與男生相抗衡。上了初中，不要說先天差距太大，就算真打，男生也砸不下手。如果想不開，真的砸了女生，那絕對吃不完兜著走，這輩子只能靠相親才能找到老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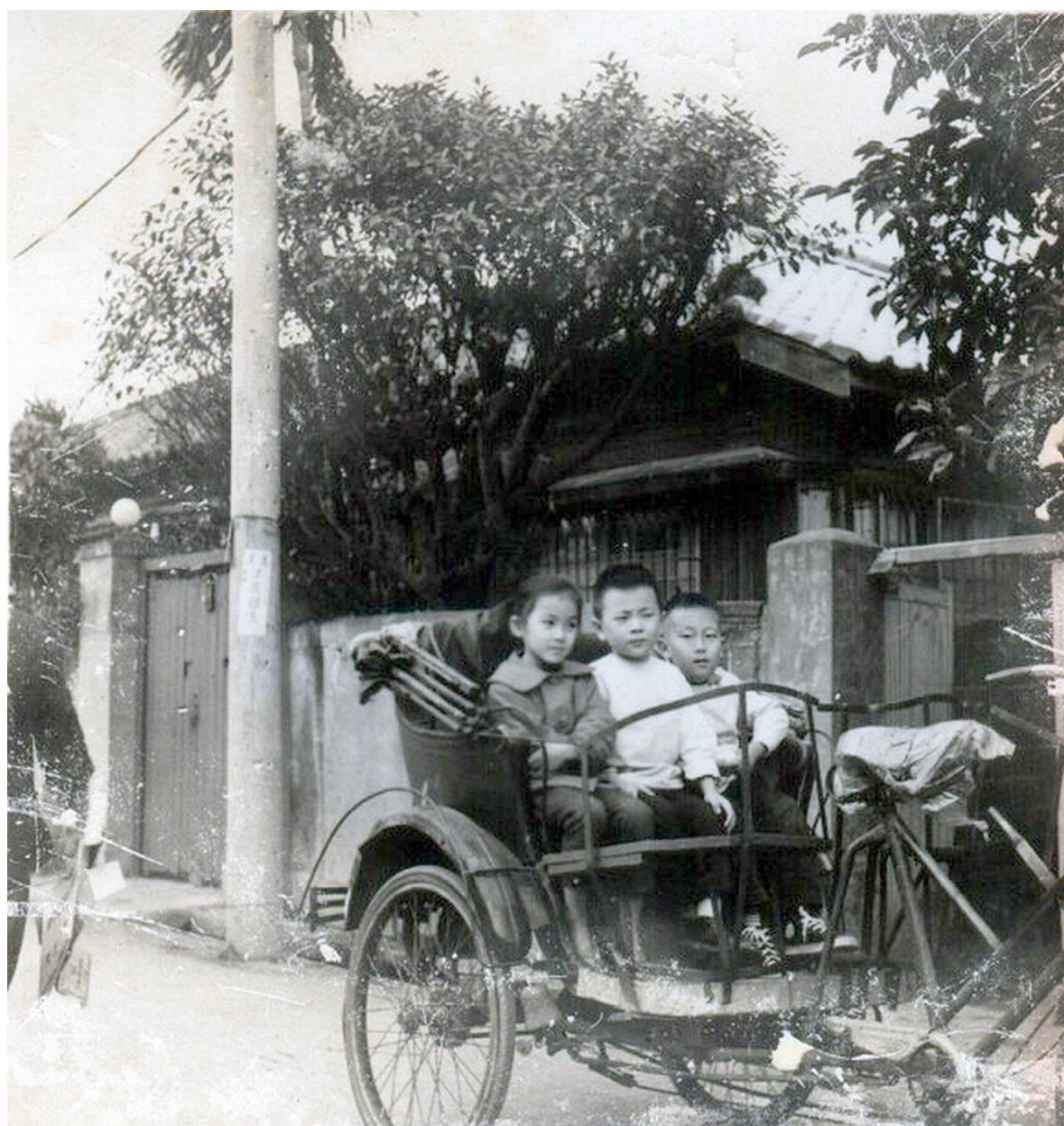
「土風舞」是除非下雨，每天都要跳的運動。每班男女生各一排，按高矮配舞伴，由於每班都是男多於女，因此高個兒男生就會在隊尾補女生之不足，輪到男生和男生跳，這下子肆無忌憚，什麼搞笑的動作都會秀出來。男女配對跳時，男生總把老師的話當聖旨，中規中矩的要牽女生的手，女生則是只伸出一隻手指讓對方牽，有時還懸空輕觸就算。36年後重逢，我們班嬌小的熊皓與大個兒李鵬遠的一番對話，最能道出男女之別。熊皓說：「我們以前好羨慕你們後面高個子的男生，都可以和男生跳（舞）！」，李鵬遠則回說：「我們才羨慕前面那些矮個子的男生呢，永遠都可以和女生跳（舞）！」

「擠油渣」則是男生專屬消耗過剩精力的遊戲。下雨天，利用兩節課中間短短的十分鐘，一群男生在走廊的角落無處可去，於是大家就會玩擠油渣，你擠我，我擠你，擠來擠去，在陰霾的氛圍中擠出了歡笑。當天氣晴朗時，男生有時就會齊聚在操場玩「騎馬打仗」，作馬的通常都是重量級同學如于大奎，負重耐勞，率軍直攻敵營。

三輪車之戀

那時的復興小學有很多同學住在光武新村，近到就直接走路上學，其他住的較遠的同學可就無法如此地安步當車。當年還沒有計程車，校車是比較富裕的人

家小孩搭乘的。在我心中，它有特權，因為坐校車遲到不用在教室後面罰站。對於我們這些住在師大附近浦城街、雲和街、金門街的學生，還好當年有一種交通工具「三輪車」，否則根本無法越區就讀，幾家小孩合包一輛，上學時沿途接、放學時則沿途送，三個人坐在位子上，另外三個人則坐對面的架子上，一路上小身子跟著架子晃來晃去，煞是有趣（義班的沈冬，雖然念大華，卻是我小一時三輪車的共乘友伴，41年後因籌劃北一女畢業30年重聚，得以話說當年，份外興奮。）。下雨時則六人一起全擠在帆布蓬裡，透過透明塑膠布的窗口，窺視老李把車踩到哪兒了。假日我們也坐著三輪車去寶宮、明星戲院看于素秋、蕭芳芳和陳寶珠主演的怪力亂神武俠電影，看電影是小時候最大的娛樂。



後來，計程車雖然取代了人力的三輪車，它卻還是只有跟爸媽一起看電影時，

才偶爾可以奢侈一下的交通工具。這個觀念始終深植我心，如今我已有私家車代步，卻仍嚴禁兒女任意搭乘計程車。上初中時我已學會搭公車，於是又開啓了另一階段的乘車經歷。大妹剛入學時，已無三輪車，只得就近念新民小學，直到五年級時才與同班四年的葉乃裳一起轉學到復興，從此也加入了公車族。

臨時演員

印象中小學二、三年級時才有黑白電視，節目不多，只記得群星會、晶晶及紅葉少棒。電影不是國聯、邵氏，就是中影出品的。當時龔天行的父親龔弘先生是中影的總經理，中影正在拍攝一部由武家麒、王莫愁、謝玲玲主演的「雙歸燕」，需要一些臨時演員飾演童星謝玲玲的同學。我們四年仁班因為守秩序錦標多，雀屏中選，全班同學不是在一幕謝玲玲放學時下著傾盆大雨的場景中扮演路人甲乙丙，就是在一幕謝玲玲生日 party 上，乖乖地圍著生日蛋糕，坐在那扮演同學 ABC，也因此知道電影中的雨都是消防車在旁猛灑水的結果。1994年在台北，曾經向中影情商，借調「雙歸燕」出來放映，孫蕊華、曹怡憲、張晶潔、應天平、葉行健、劉憲敏、李文安、胡承堯、張意、林莉、楊孟霖、劉和卿、楊明明、滕立平、……、小時樣子，赫然在大銀幕上重現。可以看出來大家都只能念書而不會演戲，因此終究沒有一人被星探相中，「雙歸燕」的跑龍套也成爲唯一的一次演戲經驗。

(b) 傳說中的建中

在地緣上，建中和我的母校北一女算是相近的；在聯考和學科競賽上，她們是不分軒輊的對手；在感覺上，她們之間又似乎存在著難以形容的異性相吸和惺惺相惜。當年的建中，有我自己許多的小學以及初中同學，也有哥哥與他眾多的同學。

教職員子弟班

私立初中拜九年國教，取消初中聯考制之賜，篩選學生、集中師資，有助提高升學率，逐漸引起注意。「望子成龍」這把火也一路延燒到全臺最好的高中——建中。哥哥念建中時（1971~1974年），17班及18班即是大家公認的特殊班。當年有許多教職員向校長請託，將子弟編入好班，學校於是將所有請託人的子弟集中在17、18班，多餘的名額就分配給各國中考入建中時成績最優秀的學生，如張良志、林益，再將最優秀的師資排給這兩班共享，造就這兩班三年中均無僑生就讀之特殊現象，而且除非是後來轉念丙丁組，否則三年都待在原班級不會被分出去。（不像低他們一屆的18及19班就是以桀驁不馴、不受教出名。高一結束就被完全打散分到各班，只留下我的同學羅曉餘一路念19班，爲高一的特立獨行留下一絲記憶。）我們這一年的建中，同樣也有教職員

子弟，卻無 17、18 班的待遇。車乘會老師的堅持不教補習班，使 6 班的車明道喪失許多認識女同學的機會。

紅樓學子的故事

1974 年畢業的 17 班及 18 班同學中還有好幾位數學天才，例如 17 班的林子牧、孫嘉蒞、高銘揚，數學考試常考滿分，如果他們三人答案一致，卻與老師的不同，老師就以他們的答案為標準答案。這三個人之中，孫嘉蒞和林子牧還曾經是國語實小三、四年級的同學，而孫嘉蒞和高銘揚又是南門國中二、三年級的同學。另外，林子牧和孫嘉蒞的父親都在教育界服務，林子牧的父親林咏榮是中興大學教授，並且曾經做過中興法商學院的院長；孫嘉蒞的父親孫寶琛是建中英文老師，曾教過張憶里、宋嗣祥。他們三年的總成績也非常優異，除了林子牧因三年總平均 91+ 分以全校第一名自建中畢業，還囊括了前十名的第四名馬學勇（18 班）、第六名陳正誠（高三轉到 10 班）、第十名孫嘉蒞（17 班）。第二名則是 25 班的張景嵩，總平均 89+ 分。大專聯考時更有 17 班的陳立德以甲組第三名成績，最高分考入台大電機系。（第一名是數學系的翟敬立、第二名是化工系的朱一民。）而 17 班善於跑步、18 班善於拔河，由噸位 108 公斤的馬培均領軍，年年冠軍，連 60 公斤的江秉誠都只能以吊車尾的資格擠入僅僅 20 人之拔河班隊。據說，曾經有一次 18 班未來得及報名拔河，17 班慨然讓出自己的名額，使 18 班得以參賽，成就了 18 班三年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輝煌班史。

1975 年 12 班的彭蔚中是天才型的紅樓學子，以第一名畢業於南門國中，也是當年高中聯考的狀元，接著又以第一名畢業於建中，還是 1975 年大學聯考甲組的榜眼（狀元是宋嗣祥），因為從小參加老松國小珠算隊，高中時教務處還不時仰仗其高段珠算能力，計算全校學生成績）。整體而言，22 班的表現也算是可圈可點，除了高三時轉到丙組 6 班的蔡順隆與洪瑞隆分別以全校第三、六名畢業之外，22 班也是建中國樂社的大本營，社長張憶里負責搞定教官拿公假單，副社長陳開憲掌管庶務，國樂社因有優良的學長制，代代傾囊相授，一群男孩居然把國樂玩得有聲有色，感情融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連續三年全國比賽均二以些微差異敗給成功高中，屈居第二。由於見識過國樂社中黃信健極高之古箏造詣，陳開憲當初怎麼也想不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等進了台大才有緣認識一女中畢業的琵琶古箏才女沈冬，仰慕之餘，決心從此攜手共組國樂之家。另外，同屆還有一對大直國中畢業的孿生兄弟，徐和志與徐平志，二兄弟從小長相神似，高中同時被編入 10 班，據說教官檢查頭髮時，只須其中一位頭髮剪短就過關了；老師後來不得不規定他們須穿著不同，以便區分；考試時雖分在不同考場，答錯之處卻完全一致；最後大專聯考更是雙雙以高分應屆考上台大醫科，繼續做同班同學。

(c) 少年十五二十時

串聯各校的 0 東

我們那個年代，初中是嚴禁男女交流，交男女朋友是叛經離道，非乖學生所為也。上了高中，男女交流豁然解禁，但仍屬非正式之往來，以周末郊遊打團體戰為最主要活動，平日就是靠搭公車的機會。其中以 0 東為最熱門的路線，因為它行經半個台北市，包括建中、北一女、中山，放學時車子經過南海路，總是看看有哪些人在等車，不是等著他們上車加入人擠人，就是光明正大的在車上看，還可以評頭論足一番。以前上學為了怕遲到，只要來一班車，不管已經滿到門口，只要司機開車門，就是往上擠。後門上不了就剪了票後前門上，不是把車掌小姐擠到角落，就是在前門足不著地手不扶桿。在車上近距離，制服上繡的班級名字想不看都不行，看多了也知道了好多人。而初中時復興也在 0 東路線上，電力公司是個大站，我們在下一站師大上車的，常常望著車子過站不停，要不然就停了好遠，等我們氣喘噓噓跑到時，剛好放完乘客，關門揚長而去。後來為了避免車子過站不停，就往前走一站或根本搭回頭車到南昌街起站上車，還可以好整以暇地坐看大家擠成一團，這也是我們 K 書之餘的一種娛樂，初中信班的楊桓就是有志一同的一份子。

救國團活動

當年抬面上最正式、最健康、最公開的交流機會就屬救國團所辦的暑期或寒假各種活動營，舞會則是少數比較先進的同學參加的活動。上了大學，舞會具有一對一的特性才變成頻率較高的活動。因為救國團活動是唯一公開、透過學校報名的，它還會參考地緣、學校、男女比率，讓每一期參加學員的同質性很高、很容易融和交流，所以一些參加過的熱門團如南北區虎嘯戰鬥營、中橫健行隊、騎士隊、駕駛訓練營、南區跳傘訓練，均很難報名，每次結束返家，哥哥都抱怨電話多得接不完。如果要走其它管道擠進熱門活動營，往往會落得與中南部學校或社會人士一起，參加時舉目無親，對 16、17 歲的小男生小女生而言，是很不習慣的。

由於救國團活動報名不易，年齡又雜，哥哥林益就讀的 18 班在高二時，乾脆直接向救國團申請，自行包了一期合歡山活動營，領隊及行程均由救國團負責，參加的學員建中 25 名、北一女 25 名完全自己找，排除不必要的 surprise。那趟合歡山數日遊，以建中 18 班與我們這屆一勤一良復興再興靜心為主（良班林素芳的哥哥林志旭在 18 班），因為遇到颱風山路崩塌，必須在風雨中步行攀山越嶺，結果一趟下來 18 班的楊誠、林益、林志旭、馬培均、楊止一、李世雄、林興隆、陳展宗、張良志、侯昱、丁孔浩、陳國俊、陳時超、葉啓偉、蔡賢祥、李元、黃銘德、林旭初、馬學勇、陳炬光、吳宗德、王逸之……、

17班的林子牧、成功的余本一、和北一女的張雅清、徐少卿、曹培珊、陳琬平、鄧徵容、林素芳、楊德、陳文玳、陳俊茵、蘇昭英、洪千雅、李止、俞佩珍、張家宜、宋慧玲、司徒念萱、孟莉萍、……成了跨班跨校跨屆的患難之友。更埋下了三十二年後終成有情人之神仙眷屬甜蜜回憶之因。下圖蔡賢祥、吳宗德、李止、黃銘德。



不被祝福的交流

同樣是患難與共，卻也有不一樣的結果，我們這屆和班也是一個值得一提的班級，1973年12月31日，她們班15人和師大附中高一屆的20多人結伴登台北近郊的大屯山，可能是因為師大附中的班級是三位數流水號，並不好記，因此沒有人記得是哪一班，甚至男生名字也幾乎沒人記得，其中只有一位馮翊昌有人還有點印象。照片如附，看看那曾經共患難一夜的男生能否被認出來！30多人居然迷路，被困在山中比人還高的茅草中，天黑後大家手牽手，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塊小平地，分食僅剩的一些口糧，有人哭、有人喊冷，整晚都沒睡，度過大年夜。次日天亮才發現山路並不遠，大夥兒趕下山直奔警察局，山下早已鬧得人仰馬翻，家長群集，有趣的是那些全是男生家長，女生家長大概覺得太丟臉了，當時除了謝青的父親，是以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的身份派出直升機搜救外，其餘均無一人露面。這事件還上了聯合報，但最讓北一女同學不平衡的是，師大附中校長立刻請男同學吃早點壓驚，並安慰他們。而北一女校長卻把她們集合起來訓了一頓，並每人記了一個小過。當年這件無頭公案，在30年後的今天經由大家的齊力刨根之下，總算找出案主是師大附中的278班。

以下所附當年登山照片中，後排自左至右曹淑卿、易健霓、詹益源、陳美亨、王憲暢、陳映麗、王瓊芝、吳貞貞、李美玲、李翠萍、陳惠娟、周爾珍、林素芬、謝青、邱雅雅、郭錫欽、曹昌堯。前排自左至右林朝福、吳昇奇、魏國棟、馮翊昌、丁曉齡、張雪芬。



事實上，和班驚天動地之舉也不只這一樁，1973年，有一班建中同學不知如何借到北一女制服，反穿綠制服在建中校慶時表演夏威夷草裙舞，觀眾一陣嘩然，好死不死被應邀參加的北一女總教官撞見，把制服上的學號全部抄下來，結果和班同學一個也沒跑掉。30年後在大家交相尋舊中，終於有25班的黃濟國出來自首。根據高自芬的描述，事後黃濟國家中晾滿綠制服，相當壯觀。

還有一件哄動學校的事，和班也參了一腳，就是有一期建中青年登了數張低我們一屆的學妹，與一名建中學生打著傘，在植物園散步的照片，另配有一張一名北一女學生背對著鏡頭，跳躍迎向未來，那就是王紀新。王紀新因已決定移民出國，什麼活動都有份。即便這麼多勁爆事件，他們班也有一位異數，就是高中三年，年年課業成績拿第一，完全不受外界誘惑影響，什麼活動也沒參加的陳秀惠。她獨衷鋼琴，練琴是她唯一的課外活動，多次贏得比賽大獎，直到1981年贏得台北市成人組冠軍，才劃下比賽的句點。

(d) 一女情懷總是詩 人才濟濟的前公

我自己則在1972年考入北一女，高一被分在公班（人稱前公，以有別於後恭），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班，幾乎各國中成績最優秀的都在我們班，包括了延平的李怡修（她的哥哥是當年鼎鼎大名的大專聯考狀元李世昌。她自己則是以653分榮登高中聯考女生榜首）、再興的鍾毓瑾、翁淑婉、復興的王文寧（她的哥哥王友恒小學時當選小小自治市市長，也是中廣的小播音員，好是神氣，在我們幼小的心目中，崇拜極了。）、金華的蘇君玉、及胡夕嘉（名作家母親丹扉筆下的大貓）、謝金森、魏秋瑞、……。所以當年學校規定高一每班前五名才有資格進樂隊的標準，六~十名是備取。對我們而言，是很吃虧的。我們班上後來參加樂隊的有王文寧、蘇君玉、胡夕嘉、鍾毓瑾、朱琳、叢欣。童亨生、張雪鈴、衛麗霞、王瑜璞則是高二轉進來的樂隊成員。所以樂隊的三個指揮，延平的李怡修（總指揮）、古亭的王瑜璞、衛理的蘇韻青，有二位念過前公，至於儀隊的四位分隊長（總隊長是再興的傅靜），陳淑芬、王禮莉、再興的徐玫（她們家三姊妹名字分別為徐梅、徐玫、及徐莓）及陳雲紋，其中陳雲紋亦是高一前公同學。高一時學校舉行各班才藝比賽，我們由有鬼才之稱，再興的張吉生領軍，以播報新聞為主軸，依不同新聞不同主題編成數段話劇，有廸斯尼（蘇君玉）的白雪公主（陳雲紋）、彼得潘（吳萌莉）、米老鼠（蔡昭玲）、滿清的老佛爺（呂志敏）、小李子（林莉）、皇帝（叢欣）、皇后（王文寧）、珍妃（朱琳、張磊）、大元帥（張吉生）、阿里山高山族（龐怡、王翠蓮）、印地安人（高如玲、武海明）、墨西哥熱舞（翁淑婉、鍾亮玲）、日本盲劍客（許麗鳳、李怡修）、北歐風情（胡夕嘉、謝金森、黃琮芳、葉漢國、陳燕貞），熱鬧非凡，勇奪冠軍，並在1973年6月8日學姊畢業典禮上表演（照片如附）。第

二名是和班高自芬編舞的「巾幗英雄」，同學個個英姿勃勃，不讓鬚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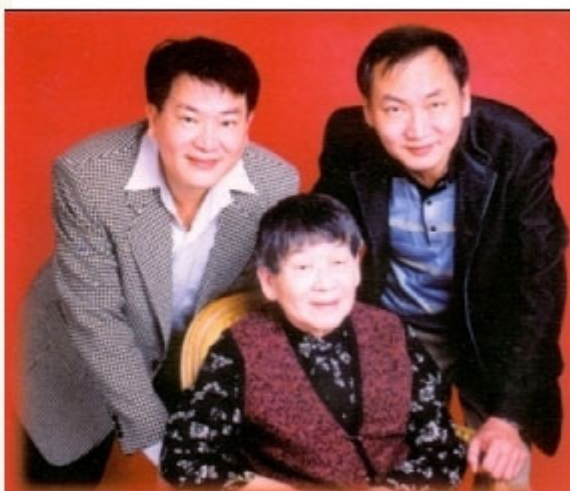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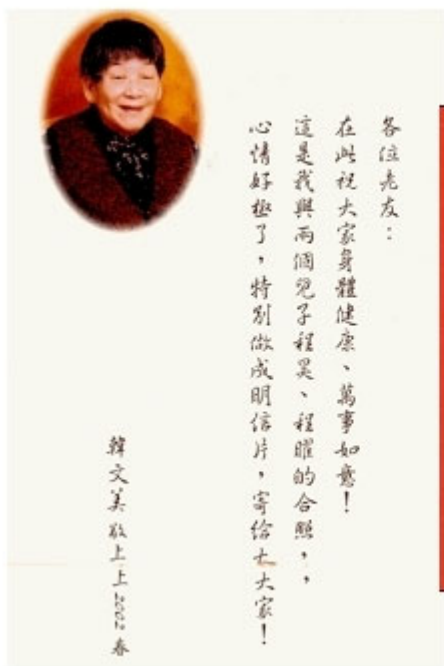


後排自左至右張翠棗、楊達賢、金元春、劉素芬、胡美芳、高自芬、宋富美、蔡惠娜、張曉萍、葉雪貞、李翠萍。前排自左至右陳俊茵、邱雅雅、王紀新、高琇瑩、陳紫雲、林素芬、李玉玲、周爾珍。



高一前公真是個人才濟濟的班級，高二前公也不差，高二依性向分文理組，打算念理組同學須先通過數學考試，理組從前公一直到儉班共 8 班（公誠勤毅溫良恭儉），因此前公念文組同學就轉去忠、孝二班，忠、孝二班欲念理組者則轉到前公。升高三時再細分甲（留在公班）、丙組（依序分到勤、毅二班）及放棄理組回文組者（從最後一班書班往前分）。因此我們與更多優秀同學有了交集，其中字寫得很漂亮的謝德淳以筆名石蕊（化學試紙？）寫了一篇標題為「公的一群」的文章，刊登在當時很受歡

迎的大華晚報上，細數高二前公各式各樣的同學，文筆流暢、風趣傳神，讓大家讀了都發出會心的一笑，津津樂道。(附上韓文美導師，筆名露莎，高一帶大家郊遊的照片，這張照片有趣的是，除了任眉眉，其他包括朱琳、林慧芳、鍾亮玲、林蕙如、吳淑娟、魏麗娟、林莉(後排自左至右)、林淑文、李冬齡、張吉生、舒蘊芝(前排自左至右)，最後沒有一個人留在前公畢業，其中一半的人後來進了台大。說到韓老師，不得不提一下她那位很叛逆的兒子程曜，老師的典雅風範和程曜的反傳統，簡直南轅北轍。程曜是師大附中 1974 年、清大 1978 年畢業，也是高中時引領我接觸重搖滾音樂的異數。)(老師近照如附)。



高三書班

書班的柯麗貞和陳惠莉，從高一第一班忠班、高二前公、讀到高三最後一班書班，兩人這樣的緣深，令人嘖嘖稱奇。我與書班同學早在高一時就有接觸，當年書班擔任北一女口琴社社長的簡瑛瑛、副社長的林婷婷，還有葉莉莉都是口琴的個中好手。談到口琴也還有點惆悵，在誤以為一把方便攜帶的口琴應該不會難學的情況下，我在高一時也加入了口琴社，口琴社成員每周六會去口琴協會學習與練習，幾次練習下來，感到有些力不從心，又當場見識到中華口琴協會理長的王慶勳先生，表演起來真像個老頑童，在舞台上輕快地又吹奏又蹦跳。我在領悟到一個小小的口琴真是易學難精之後，就草草地打了退堂鼓——唉！又是我無才無恆心的一例。

書班班長林秋琴，後來也是 1979 年台大法律系考上律師執照的唯一應屆畢業生。副班長葉達仁從小迄今都長得甜美，做事是一板一眼，也是時任圖書館館長的導師魯竹芬老師的愛徒。同樣自公班轉到書班的還有鍾亮玲，一位在大專聯考地理科衝鋒陷陣於複選題之中，不可思議地答對了「下列哪幾個城市位於同緯度？」的難題，滿分而歸的台大經濟系生力軍。

美軍電台與學生之音

說到熱門音樂，高中時有一票同學住浦城街附近，如璩榮昱、冷傳琴、李簡美、周裘琛。其中李簡美、周裘琛和我都是美軍電台的忠實聽眾，都參加儀隊，也常常結伴搭公路局班車，只要看到李簡美，就知道快要趕不上朝會了，總是一大早在公園路上狂奔，趕在後門關閉以前擠進學校。雖然不同班，我們卻常交換心得，半夜躲在被窩裡偷打電話到美軍電台或正聲廣播電台點歌，並給自己取個別名，以便把歌 dedicate to 特定對象。有一次儀隊表演完，我們和沈儀宗還結伴一探正聲電台，想硬闖進去堵 DJ。更不用提我們聽藍青節目，學藍青那個很聳的語調，笑到不行。當然我們也聽趙星任（正聲）、余光（警察）、陶曉清（中廣）、史東（空軍）節目，後來則是聽徐凡的節目，當年史東和徐凡都是大學生，史東的聲音好聽極了，雖然不記得其本名，但為了撰寫本文，仍然很快地查出姓石，英文姓名 Jay Stone Shih 並找出他的下落，只不知他 30 年後聲音是否依舊迷人（住舊金山的同學可以告訴我，因為他在當地電視 26 台主持一個常態性的政論節目 China Crosstalk。）。

揮之不去的夢魘

我們那一屆北一女還有幾項很特別的，其中一項頗出名的，就是有一年全國校際籃球比賽，北一女校隊以 88 比 3 慘敗於十信商工（當年的小國泰），中國時

報記者李廣淮以巨幅報導，彰顯北一女學生只會念書不會運動，那僅有的 3 分均由誠班的傅憲瑜包辦，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雌！後來才知道傅憲瑜平日就在校外打電信女籃，剛打贏十信商工，就碰上高中女籃比賽，冤家路窄，十信商工為報一箭之仇，盯死傅憲瑜，北一女就成了祭品，也因為被痛宰地太難看，從此鄭璽濱校長禁止校隊再參加校際比賽。誠班是公班的姊妹班，因為老師都相同，且是唯二的甲組班，所以兩班同學感情也很好，任何戰績，我們都與有榮焉。我在高二時曾經參加過建中化學名師許瑞蓮的家教班，上了幾次課，依然是不得其門而入，只好識趣地在高三時轉念丁組，無奈地揮別物理科，也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公班。

山形旗隊

另外就是我們的山形旗隊，這件事我們心中一直不解，直到畢業 28 年後參加北一女百年校慶餐會，書班的林秋琴終於忍不住問義班的馮燕：「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妳沒有我高，卻可以參加儀隊？」，這個謎底才揭曉。以前北一女儀隊的標準是學業成績 80 分、身高 160 公分以上。高一暑假開始練習數次後，教練就依身高練習狀況編四分隊，對於傅孟均等 168 公分、身材高佻的同學就選入旗隊，但同樣對於一些拋槍拋得令人心驚膽戰的，也集中編列到旗隊，就是掌旗官（儉班蕭慧英）後面的小嘍囉。做為護旗官，只需英挺地邁步，不會有拋槍轉槍的機會，教練比較安心。平班的楊永鈺和我都是因此進了旗隊（禮班的林青蓉在 28 年後得知旗隊不需要練槍，好是扼腕，早知道就不需要躲避教官的徵召了！）。馮燕絕對沒有 160 公分，據說當年她們的班導師是教官，很喜歡她，於是向教練說項：「旗隊不一定都要身高一致，變化一下，中間最高向二側遞減的山形，是不是也不錯！？」，於是產生了我們這屆獨特的山形旗隊（旗隊成員照片如附），與馮燕站在最邊邊相對位置的則是平班的何竹平。

第三排自左至右：蕭慧英、朱再華、倪桂芳、張念鄉、鄭冰潔

第二排自左至右：謝滿惠、何竹平、溫慧清、柴愷芬、楊永鈺

第一排自左至右：周裘琛、劉珍芳、陳琬平、馮燕、林莉、傅孟均



演講常勝軍

提到馮燕，不得不說說她的戰績。一般人在念高中前只知道自已學校發生的事，我們念初中時卻早就耳聞金華馮燕及再興陳大力的大名，只要是校際演講比賽冠亞軍一定非他們莫屬，他們實力非常接近，後來演變成誰抽到後講，只要贏前面一點點就會得到第一名。我們在高中與馮燕同學，見識到她的功力，陳大力則是後來進了台大商學系才有機會認識，確實不同凡響。他後來與陳秀男合作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包括「瀟灑走一回」，是排行榜常勝軍。

鏢羽的一段

當年大專聯考分為甲乙丙丁四組，通常北一女都包辦乙丁組榜首，甲組榜首則是建中的囊中物，丙組則不是建中就是志在必得的重考生掄元。到我們這屆1975年大專聯考，居然在乙丁組雙雙失利，乙組由光仁畢業的姜葳藉加分之利，而擊敗孝班的沈依平取得榜首，並進入台大外文系。丁組方面，孝班的胡夕嘉則以兩分之差將狀元拱手讓給再興的張景明，兩人皆進入台大國貿。一直到三年後，1978年北一女畢業的許永真，以甲組最高分考入台大資訊工程系，才為北一女扳回一城。許永真的父親許智偉先生當時是省教育廳長，家住台中，初中就讀台中私立懷恩中學，畢業後與數位同學自行北上參加北區聯招，

考上北一女。與台中女中失之交臂（其姊徐永聖即台中女中畢業），為此事台中女中校長還向許智偉的夫人抱怨其將最優秀的子女拱手送給北一女。

2. 重逢的喜悅

2004年5月，偶然的機會聯絡上25年沒見的大學好友沈怡忠。他剛好計劃要從Houston返台度假，但1978年台大機械系畢業的同學均已失聯，我於是自告奮勇替他聯絡，結果成功地開了一個約十人的小型reunion，見到了1975年驚鶯潭一遊後闊別28年的林穎裕（高中時非常擅長轉鉛筆，轉得坐在旁邊的王子方注意力分散，成績因此無法達到巔峯。）及林象新。並在聯絡中巧遇我哥哥林益建中18班的同學徐茂濱。於是我們決定趁林益七月返台時辦一個18班畢業30年的同學會。首要就是找到同學，才能發通知。慶幸他們班高中時感情很好，同學又很熱心、熱情。最重要的是他們班在台大物理系任教的高涌泉教我使用Google搜尋，是影響我最深遠的啟蒙老師，佐以楊誠、林志旭、蔡賢祥（仁班蔡慧容的哥哥）提供許多線索（18班還有一位同學劉銘華的妹妹是愛班的劉婉華），最後成功地在7月3日舉行了個18人出席的同學會。並在後續數個月繼續尋找失聯同學，成績斐然，包括念過18班但後來轉丙丁組同學共74人，已聯絡上55人。

接下來我很自然的想到，既然能替哥哥找到那麼多男同學，為什麼不為自己的復興同學做一點事，何況我剛因緣際會找到闊別35年，去衛理念初高中的小學同學熊皓，以及小學很皮的男同學馬玉琦，很興奮地想讓其他人分享。這下工程可浩大了，整個名單包括1969年復小畢業及1972年復中畢業及曾經念過但未畢業同學共506名。所幸仍是有許多熱心同學主動提供手邊資料，結果不但在7月17日辦了一個30人參加的同學會，並在2005年3月底成功地聯絡上325位同學。由於過程中充滿了太多的正面迴響，也發現這是一件很多人都盼望有人做，卻沒有人願意commit大量的時間精力，自力撩落下來開始做的事。同時更體會到主導做這件事的人，必須有下列特質（1）自信心強。臉皮厚，不怕找錯對象、不怕碰釘子。（2）積極主動。Feel comfortable與陌生人說話。整個暑假我至少和300位這輩子從未說過話的男女同學說話，見招拆招、交談可長可短，完全視對方的反應決定談話的深淺及熱烈程度。（3）具備鏗而不捨、打死不退、永不放棄的精神。（4）EQ够高。才不容易有挫折感。（5）身段够軟，能伸能縮，掌握重點，不意氣用事，因小失大（6）天性樂觀。凡事正面思考，不論結果是什麼都有收獲。（7）要小有知名度，才有說服力。（8）

要有 relate 事物的敏感度，才能舉一反三，一石多鳥，事半功倍。(9) 要對 20、30 年前的人與事記憶够好。對當事人提起他當年的美好事蹟，是打破藩籬最有效的法門。(10) 最好是女的，才能降低被聯絡同學的防範之心。(11) 最重要的，是要能樂在其中。

復興的告一段落，碰巧收到 1979 年台大經濟系畢業的毛劍文的 email。提及要返台度假，但與大學同學均未聯絡，聽說我可能有資料，問我是否可提供。我看了一下手上資料，告訴她，她們全班 140 位同學通訊錄上只有 10 位左右有 email address，很難聯絡。請她給我數天時間整理。二週後他們已成功地以 email 與 94 位同學聯絡上。我再乘勝追擊，把我自己 1979 年台大商學系的 205 位畢業生通訊錄拿出來補強到 145 位，並將 1979 年台大政治系的 86 (63) 位畢業生通訊錄也完成。目前則在進行 1974 年建中 10 班 52 (34)、17 班 80 (43) 位畢業生、1968 年復小畢業及 1971 年復中畢業共 400 (150) 位同學的通訊錄，進度還不錯。當然所有的這些工作都直接或間接有助於 2005 年我們這屆北一女畢業 30 年重聚，1,250 (870) 位同學聯絡資料的收集。也因為 database 愈來愈大，促使我毅然決然地於 2005 年 5 月展開 1974 年及 1975 年建中畢業生通訊錄的建制，同時也順便完成了 1972 年畢業之靜心、再興、衛理、光仁通訊錄。

3. 尋舊識於知天命之年

對於四年級生，在 50 歲左右時多半事業、家庭、子女教育均趨於穩定。在職場、專業領域浸淫 20 多年，較容易有一些成就或事跡被報導引述，因此也較容易被找到，當然也較有餘力與失聯的故人聯絡。由於稍早 email 及手機還不太普及，很難保持聯繫（五年級中段班以後的就不會有此現象，他們即使顛沛流離，仍會受惠於科技的進步，與同學保持聯絡。），而且 20、30 多年沒聯絡，懷舊的感情油然而起，對好一些小學初中畢業就負笈異國的同學而言，他這輩子的中國同學就是這麼多了，所有的記憶都在這，能有機會再相聚交談，份外珍惜。而且這個時候較有時間、體力、經濟基礎，做一些年輕時看來是瘋狂的事，譬如專程飛到某個地方與老友相聚，這種現象會隨著子女進入社會愈來愈明顯，直到 certain age，大家體力漸失，同學陸續凋零，再回歸平靜。那時就真的只能獨自咀嚼回味了。我想這是為什麼睿智的北一女學姊們選擇畢業 30 年做全球性 reunion。也呼籲 1975 年畢業的北一女同學們，請排除萬難，讓我們相約 2005 年 9 月在南加州重披綠制服，重溫當年青澀無憂無慮的時光。甚

至呼籲同學們邀請妳們的伴侶一起參加。我曾經和一位同學的先生說：「這可是難得的機會，可以一口氣看那麼多北一女學生。」他反問我為什麼認為他還會有興趣看這麼多這個年紀的北一女學生，我沒有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只要很誠摯地邀請，他一定會欣然赴約！（不過，也確實有好幾位男同學說：「我家已有一位，天天看，難道還看得不夠嗎！」。）

如何尋找失聯多年的故人、持續補足缺失資料、並保持資料的有效性

- (1) 第一要務就是取得完整的畢業生名單，再加上記憶中曾同班過卻未能在學校同時畢業的同學姓名，編列成主檔。隨著資訊收集的進度，對尚未尋獲的同學，一目了然，方便旁人協助找尋。
- (2) 參考以前的校友會所有的聯絡資料。因為四、五年以前的資料有提供 email address 的很少，所以需以電話聯絡，一方面取得 email address 及手機號碼，一方面順便確認所有聯絡電話地址仍有效。
- (3) 以 Google 搜尋中文姓名。Identify possible target (這招對教授醫生最有效！好多次都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再繼續搜尋相關網站，必要時需藉由 Contact Us，直接發 email 請網站維護人協助聯絡 (這招對自行創業者最有效)。
- (4) 透過其兄弟姊妹或親戚取得聯絡資料。
- (5) 試打最近的畢業紀念冊上電話，有機會與其父母說上話，取得進一步聯絡資料。
- (6) Trace 其成長過程，在其周圍團體搜尋線索。
- (7) 用鏗而不捨的精神感召其他人協助。有時好不容易取得聯絡資料，循線找去時卻得到已離職的答覆，這時千萬不能氣餒，若不能感動其原單位同仁幫忙聯絡，就要直搗人力資源單位，請求代查人事資料，幫忙聯絡，姿態要很低，因為這已是唯一的線索，絕不能斷線。
- (8) 指定專人統籌整理通訊錄，定期 email 給所有同學最新的通訊錄，呼籲已聯絡上的同學檢查自己聯絡資料是否仍正確，並協助尋找失聯人口，發揮老鼠會精神，把聯絡訊息擴散出去。接下來此專人須發揮極大的耐心及細心，才不會使有些同學的權益受損。那就是，更新主檔裡同學的基本資料，以不同顏色標記變更部分，以便下次 release 時，收到的同學容易注意，並對照差異。同時仔細檢查被退回的 email 原因何在，是拼錯了，還是換信箱了，還是信箱該清了。這些都需儘快以電話聯絡更

正，否則等同失聯，時間久了，連電話都失效了，就真的又失聯了！

4. 感言

- (1) 好多同學改名字，這真是增加尋人的困難度。男同學好一些改名是因為役男出國不得不，女同學則是冠夫姓加英文名字，完全改頭換面。私立學校學生在初高中時期移民出國的較多，常常是以香港、巴西、哥斯大黎加為中繼站，熟悉英文後再轉赴美國求學。培正高中因為是香港最好的中文學校，因此好一些同學是復小畢業後在培正繼續同學，另外一個招收許多台灣學生的則是香港嶺南高中。由於都是父母不在身邊的小留學生，大家感情特別好。
- (2) 人生無常。建中 17 班、建中 18 班、復興兩屆、北一女、台大商學系、經濟系、政治系，每一個群組都有同學早逝，令人感傷，也請大家珍重惜福。我在 2004 年 7 月開始尋找復興同學時，就決定做一個不一樣的 website 來 support 持續不斷的 connection。我的運氣很好，居然被我找到初中同學沈重的個人網站，和他攜手合作，借他網站的一隅，我們設計了一個空前的聯絡天地。我們在上面放了小學、初中的畢業紀念冊（感謝陳景宗及林漢傑。）、許多同學提供的當年照片（感謝曾文毅及王秀帷。我們小學初中時候照相機一點也不流行，多半人都生活拮据，照相絕對是奢侈的，當然沒有底片，唯一別人照的送給大家留念的照片還會因「西北颱」（1963 年強烈颱風葛樂禮，1970 年的輕度颱風芙安，1972 年的強烈颱風貝蒂）水災逃難，泡水了、淹光了！所以現在再露臉的照片，每一張都彌足珍貴，勾起無限回憶。）、對當年的記憶描述、現在的照片、過去 30 年的自述、老師們的現況、報章雜誌報導同學的轉載、重聚的剪輯分享、當年的流行音樂及大事紀、現在 reunion 的紀實及 audio tape、留言板、video tape、age-morphing yearbook（畫今昔）、……。我一心只想做一個從來沒有人做過、別人會有興趣閱覽的網站。十二月七日，我的小學初中同學余紹遜告訴我，一個我一直在尋找的初中信班同學廖文晃，已於一個多月前因肝癌過世，臨去以前他看到我的網站，他看到了他自己小時候活潑可愛的照片，又高興又感動，我聽完已潸然淚下。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和他講過話（因為初中男女分班），但是，他是我的同學。我終於也為他做了一點點事，雖然我可以做的更多，卻已時不我予。2005 年中，我找到御班的鄭愛玉，為取得 email address，我和這位素未謀面的同學通了個電話，得知她畢業於政大經濟系，覺得份

外親切。十月中，她的一位研究所好友透過我，希望與她聯絡，我又和她通了個電話，她非常高興接到好友的訊息，告訴我，工作太累，暫時辭職，休息一陣再出發，並期待著十二月十一日重聚的到來。十一月中接到御班同學通知，鄭愛玉於十一月十日因腦瘤於昏迷十數日後辭世。

She did not make it and I lost the chance to meet her for good.

- (3) 因為復興網站的成功，也讓我後來在建制建中 1974 及 1975 年畢業校友通訊錄時，努力尋求外援，設立各自的網站以收輔助之效。感謝 1974 年 24 班的孫台翔及 1975 年 22 班的黃信健鼎力協助，也要感謝北一女的曾子瑾、廖傾移、柯麗貞、李玉玲、陳敵、李止、嵇潔如、李怡明、陳似蓉、王曼雪、彭淳悅、任幼玲、鄭寧、312xx、木頭、respectfully yours、……費必灌溉沈冬設立的 1975 北一女部落格，使三大網站能相繼成立並相互聯結，發揮相輔相成之功。
- (4) 確實有好一些同學對使用電腦敬而遠之，這個現象在年紀愈大的畢業同學身上愈明顯，愈難說服爲了聯繫方便應設一電子信箱，開始習慣收發電子郵件。事實上大家都知道，電子郵件的簡潔特性，對這類半生不熟的族群相互聯繫，心理障礙最低，可以滿足很多人希望被 kept informed，但保持默默地參與，直到他想吭聲才露臉的自主選擇。這些沉默的大眾，有的實在是太忙，有的是不善表達，有的則是習慣性的 play safe，對自己開口說/動筆寫的是否恰當沒把握。像我從小很要好的同學，儉班的璩榮昱這樣熱情、敢表達、敢鬧的很少見，但也因爲這樣，她是大家的開心果，同學重逢，如果少了她，樂趣也去了一大半。在此要特別感謝高我一屆御班的楊麗瑛學姊，沒有她的聰明機智，我們可能到現在還無法聯絡上璩榮昱。這些都是我在艱辛漫長的尋人路途上所遇到的貴人。
- (5) 有機會見識這個社會的冷漠程度。有多少人被無聊電話騙多了，防衛心很重。有多少人願意冒著被耍的可能，仍樂於助人。有多少人不吝鼓勵他人。有多少人卻習慣澆人冷水，總是看到悲觀的一面。我要說，這個社會雖然愈來愈功利、騙子愈來愈多、族群分裂愈來愈明顯，但還是很溫暖，我被徹底打敗的次數不超過 5 次。尤其是在尋找復小第 11 屆魏大寧時，與他名字唯一 associate 一起的是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李建中博士，他們二人早期在土木工程上合作過但早已失聯，李院長完全不在意我們素昧平生，不僅很認真地回應我的一通冒昧查詢電話，翻箱倒櫃找出舊電話號碼，去電美國知魏大寧已離職，還很盡責的通知我此線索已

斷。就在沒輒之際，忽然收到魏大寧的 email。原來李院長並沒有因為已經回覆我，大可回歸原來二條老死不相往來的平行線，卻在明知無望下，還是寫了一封短簡傳真到美國，希冀那幾乎不可能的事發生。結果居然就被魏大寧以前的中國同事湊巧看見，轉遞給他。如果社會上還有這麼多人沒有放棄我，願意幫助我，我又怎麼可以輕言放棄貢獻自己能力呢？魏大寧是一個在我 48 歲人生中從來不認識的失聯學長，「找到與否」是否重要只在一念之間。結果他卻成了我們網站上最炫的「畫今昔」單元之最大推手。而李建中博士也不是一般等閒人物，不但自身學養俱佳、學術地位崇高，還有個很有名的父親及弟弟，就是前教育部次長李模及李建復。

- (6) 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有 54 位，尋獲 41 位，其中一位男同學張憶里，上面有五位姊姊，包括張琤、張珏、張琛，他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姊夫，尹明潭，是大專聯考狀元。我們從小就 team up 擴展交遊圈，我負責女生，他負責男生，再交相掩護（其實都是我 cover 他，還是他的交（女）友顧問。我最記得的就是初三畢業時，幫他拿著當年流行的那種畢業留言本，請我們班的女生一個個在上面題字簽名。只有他能夠弄到那麼多女生的親筆留言。）。因為我們那個年代只有小學和大學是男女合班。大學時正值情竇初開，忙著約會享受青春，小學時則是兩小無猜、發育自有先後。有人心懷憧憬，有人則在課桌上劃出楚河漢界，越界者切八段。35 年後和張憶里再度攜手合作、聯袂出擊。男女合班的同學重聚就是會鬧，只要女生敢鬧，男生一定奉陪，小學時不敢說的，終於逮到機會，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千古奇案終於有水落石出的時候，熱鬧極了！如果是純女生班的同學相聚則是敢想、敢說、敢做，尺度大膽，令人瞠目。純男生班的同學相聚，當然粗枝大葉，談政治、經濟、事業，陽剛極了！事實上，男士談最多的還是保健。女士的話題依學姊楊絢雅的結論，重點不脫二個，upgrade 子女、downgrade 老公，最大的好處是聚會後回家，覺得自己老公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心裡舒坦許多。重新認識我的小學同學，對照大家小時候的表現及印象，真是一個既美好又有趣的經驗，也發現小學時無憂無慮、相處單純，雖然當時小小心靈都有心儀的對象，但 35 年後再聚首，大家特別珍惜那份重拾的感情，都很願意為小學同學做一些事情，是人生中最純真的男女之情。這也是 push 我不畏別人異樣眼光，多管閒事持續不斷收集同學聯絡資料的最大原動力。雖然有時身體會很累，還是不斷地提醒自己要能保持快樂的心境，” 即使生

命是一場空，也要空得很充實；縱使人生是白忙一場，也要忙得很快樂。”
希望因為我的一點付出，可以讓更多的人享有和我一樣的美好經驗。

- (7) Search Engine 真是 powerful，而且帶給人好多驚喜。最容易在網路上發現的就是老同學的非凡成就，不得不承認與有榮焉。確實應驗了當年大家以學校為榮，現在卻是學校以他們為榮！自己則很阿 Q 的認為能與這麼多菁英有關聯，是很令人得意的！各位看官不妨偶爾放緩生活步調，用 Google search 你腦海中 once a while 會浮現的中文名字，很可能會有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的驚喜。有一些同學則是難找極了，大學同學因所學相近，又是最晚才失聯，所以尋找的難度最低。小學則因最早分手，後來求學路子差異愈走愈大，最是難找！但一旦有所突破，尤其是對著陌生 answering machine 忐忑地留言，沒多久就收到正確回應時，真是有成就感極了！在運用 Search Engine 時最大的挑戰就是面對一堆同名同姓時的釐清，在過程中最容易就是雞同鴨講，誤把馮京當馬涼，笑話百出，我也因為烏龍連連、陰錯陽錯，得以認識一位從小學到大學全在新竹同一條街唸完（竹小、竹中、新竹高中、交大）的 1979 交大電工校友李崇智（與我復小復中同學同齡同名同姓）。
- (8) 我在尋找老同學的過程中，最得意的就是分別替 1978 年、1979 年畢業的台大電機系找到他們失聯多年的同學馬學勇和宋嗣祥。得意的原因是台大電機系學生個個聰明，畢業後早早就建立起聯絡網，沒有任何一個系的通訊錄能比他們的完整。說到找同學的辛苦，對他們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我還是辦到了他們辦不到的事。
- (9) 善意的謊言。與建中校友聯絡時，擡出班長名號，稱自己是班長的馬前卒，助理秘書什麼的，最管用，一句話即可同時解決對方有關動機及關係之疑慮。如 1974 級 10 班陳正誠、22 班杭學鳴、24 班錢為禮、1975 級 6 班車明道、19 班丁達剛、20 班林欽良、22 班張憶里、……………都是很好用的名號，打著他們的旗幟，戰無不克，也驗證這些班長當年確實有服務同學，大部分同學三十年後什麼都忘了，卻仍對班長印象深刻。
- (10) 最短時間內完成的通訊錄 --1974 級建中丙組 10 班。Google 搜尋其中 37 位之姓名，有 20 位在第一頁跳出來的資料即可以確認就是我要找的人。因為他們不是醫生，就是醫學院教授，或與醫有關。短短兩天內，52 位同學就取得了 35 位資料。我們小時候老師說的話就是聖旨。等年紀大後，變成醫生說的話才是聖旨，因為太缺乏知識，無法也不敢和醫

生抗辯。所以平日見到醫生一定畢恭畢敬，覺得他們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詢問病情也言簡意賅，惟恐廢話太多，醫生會不耐。但在聯絡醫生同學時，一但身份換成陳正誠的助理，馬上突破護士封鎖線，不是看診立即中斷抽空來接電話，就是很快回我電話。我的位階迅速從升斗小民提昇到與這些同學平起平坐，可以直呼其名，不必加頭銜！這是我找同學中最大的享受--所有成就、頭銜都不重要，大家全部回到 31 年前共處一室時的時空，不論成就多寡，全部平起平坐，還可以吐嘈。這也讓我在協助北一女丙組班同學尋找故舊的信心大增。

- (11) 我的一位小學隔壁班同學在交大任教，他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再把小時同學聯繫起來，因為很多人從頭到尾都沒熟過，甚至大學同班四年都不知小時也曾同學過。他說：「妳這樣做根本是讓大家重新交新朋友。」他的話常常在我腦中浮現，有時也會困擾我，本來熟的朋友自會聯絡，不熟的有必要去騷擾嗎？但是後來想想，橫豎在職場或社團裡都要交新朋友，與其漫無章法的結交新朋友，如果從幼時同伴開始，未嘗不另有一番新奇的體驗，而且，絕對會比較快產生交往中最重要的元素--TRUST。我很高興在過程中舊友新交，譬如誠班的廖傾移，我覺得我們有一些特質像極了，不像的地方就是完美的互補。和她接觸了幾次，就覺得我們真是投緣。以下是她對自己人際敏感度的描述：「跟妳一樣，我有本事把那些表面上八桿子打不著的人連在一起。對我而言，表面上再不相干的人，我常常是最多兩桿子就打著了！」。她描述地真傳神，跟她比，我只能說：「她最多兩桿子就打著了的，我大概差不多三、四桿，也可以打著啦！」還有陳敵，廖傾移說她的先生是台大電機系高我們一屆，找到她先生就可以找到她，但卻不記得她先生名字。直到有一天我 forward 一封給建中 18 班的 email 給她，她指著我哥哥高中同學黃銘德名字說：「就是他！」。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而且陳敵有絕對音感，琴藝精湛，我們慫恿她將來出來開班授徒，教我們這些退休的女士。至於新友初交，也同感溫馨，而且讓我對紅樓才子的文采與博學強記，眼界大開，孫嘉菴就是這樣的一號人物！其他還有陳台昆、劉一賜、宋國恩、闕美卿、韋敏、何岷達、毛健、左正、劉鏞、李振榮、程學恆、儲昭敏、盧紀楷、陳正誠、關聖意、李天祥、馮錦明、郭定、趙振中、鄭厚文、彭錦淵、劉正宇、張潤文、姚一民、艾克遜、章朗天、胡興中、駱傳孝、洪瑞隆、錢為禮、陳朝亮、程俊偉、陳俊宏、許夫傑、孫世偉、路國祥、孫秉良、陳宗曉、劉思楨、張順浪、江簡富、駱榮富、吳孝寬、李宏昇、

丁達剛、林富森、孫維新、劉明人、王國欽、戴任恭、譚澤華、虞惠忠、李述臻、龔冠群、李繼榮…………。能夠有緣認識這些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朋友，是老天賜給我的福氣。

- (12) 天助自助。在聯絡同學的過程中，對我突兀的現身，能迅速釋疑，有正面回應的同學，往往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我自己則是因為接觸到這麼多菁英份子，在極短時間內像海綿般地吸收了大家經驗的精華，得以突破過往無法參透的性格缺陷。其中指導我最多網路迷思 (myth) 的就是畢業於新竹縣北埔初中的彭錦淵教授，他證明了不劃地自限的各種可能性，不但協助我克服許多技術困難，也激發我在服務同學方面，持續追求達到更好的境界。
- (13) 服務要從客戶的角度來思考。這整個過程真是一個培養服務精神的很好訓練。要隨時動腦思考，什麼是大家想要的？如何讓大家驚喜連連？如何才可維持大家的新鮮感？要如何才能排除難移的障礙？有什麼創新的方法可以使過程更有效率？如何能讓一個看似平淡的資料發揮效能串連出無限的情誼？…………。
- (14) Take Risk。我們小時候並沒有被鼓勵 take risk、循規蹈矩才是被期許的。但在這大規模地與似熟又不熟的同學接觸中，是很需要有 take risk 的精神的，只有勇於嘗試才有可能換得更甜美的果實。
- (15) 其實回首看看，找了不同 groups 的這麼多同學。所代表的意義絕不是僅僅各個 groups 而已。我看到了更多的交互關係，有橫面的姻親（從劉麗慧找到了但漢曙，從蔣篤蒂找到了陳建中）、縱面的家族關係（18 班的郭定，是 17 班雙胞胎郭聖宏與郭聖昭的堂叔。）、外人無從探知的兒時玩伴和鄰居、更有延伸到下一代的同窗關係。何岷達找到兒時玩伴許鐵華，張憶里找到童年鄰居陳台昆，張瑪龍聯絡上初中好友秦伊威及高中死黨，禮班周翠蓮的另一半，詹貫一，袁良彥與新民小學同學陳明芳相認。如何跨越族群，將這些不可能化為可能，為大家下半輩子，帶來一些驚喜與歡樂，才是我所衷心追求的。我曾經告訴何岷達：「Knowing you is the best reward to me.」，現在我要把這句話送給所有有緣讀到我這篇文章的同學和學長們。相信我可以為更多的人一圓重拾舊識的心願，雖然我不一定隸屬於他（她）們的 groups，譬如光仁、靜心、大華、再興、女師附小、國語實小、中山、景美、建中、師大附中、成功、政大、清大、交大…………。「不具有團體歸屬的正當性」，可能是一些人在找人過程中會有的心理障礙，卻不會是我的。不是沒有，是我能

克服，因為我一直記得孫嘉菀勉勵我的「This is still a seed now, and it needs to be nurtured. But I already can picture a tree for the future.」。在此要特別嘉許 1979 年台大經濟系徐建源的勇氣，他完全不認識我，當我替經濟系找到他時，他是唯一一個「一知道我有找人經驗，立刻開口請我幫他找，兒時鄰居 1978 年台大商學系銀行組宋曼萍」的同學，而且還盯催了數次。我當然不能讓他失望，只花了 10 分鐘就完成任務了！

- (16) 兒女之情。2005 年 5 月，聯絡上的同學總數一直停滯在 750 人左右，直到瀏覽最新一期「綠意」所登之永久會員名單時，忽然靈機一動，馬上核對我手邊的資料，赫然發現在短短的 20 位 64 級會員名單中，就有 4 位被我列入失聯待尋，其中還包括了目前在母校任教的黎文靜。於是我打電話到校友會，請求提供所有曾經在校友會留過資料的 64 級同學資料，由於轉出來格式與 excel 不相容，花了好多時間比對，居然一口氣找到 30 多位失聯同學。原來許多同學會與母校有接觸，是因為她們的小孩也念北一女，有許多人在 30 年前是同學，現在則都是學生家長。這份兒女情當然也發生在小孩成長的各階段中，甚至有一些人是看了通訊錄之後，才發現自己平日見到的學生家長，原來是自己的高中同學。同樣的情況，像樂大瑜、魏秋瑞、蘇玫玲、盧莉玲、1976 年北一女的沈優玲、1974 年建中 18 班李承德的兒女，和我家小孩都是在台北美國學校多年的同學，我們卻渾然不知，直到高中畢業典禮上才驚喜相認，多年失聯，見面時更是份外的親切。
- (17) 峰迴路轉、高難度的尋人任務。在我的尋人過程中，被最多人詢問下落的就是 1974 年建中畢業的廖文立。由於他的妹妹也是我們失聯的同學廖文荒，因此我念茲在茲，特別留意有關他的資料的現身。其實早在年初我已鎖定，只要找到來自大陸的張路加牧師，就可以找到據說在大陸傳教的廖文立。但在找張路加牧師的過程並不順利，直到 6 月接到林益再與初中同學許夫傑的發函詢問，才再次嘗試。結果發現張牧師 7 月初要在德州講道，當然等不到 7 月，立即設法找到邀請人，一通電話兩封 emails，就這樣找到 1978 年台大社會系同學遍尋數年不著的廖文立。也讓廖文立與建中國樂社的學弟重溫往日輝煌時光。
- (18) 校際合作的最佳典範。由於北一女有兩個甲組班，所以聰明稱職的誠班聯絡人廖傾移在遇到瓶頸時，就想到可試試向男校求援。結果效果奇佳。建中的倪昭陽、高文聖幫我們找到了任幼玲、吳幼如。復興的張聖得找

到了殷尚葆。更大規模的是建中的應天平、駱傳孝、高明達層層剝絲抽繭，為公班找到了李麗貞，也順便完成了 1979 年台大數學系通訊錄。另外建中洪瑞隆提供車明道訊息，因此找到儉班失聯的曾淑玲。中山女中的車莎遠赴法國，協助找到輔大同班同學姬劍平，使孝班以 59 位同學中僅 2 位失聯之近 95%復聯率榮登各校榜首。

(19) 我在十二月初正式 launch 北一女 1975 年畢業生通訊錄，立刻見識到了男女有別，北一女學生優秀的地方。所有男校都不可能有此魄力和熱情來進行這麼大規模的工程。而女校中北一女佔了菁英中菁英的優勢，聰明、記性好、能見度高、還有許多同學是因為另一半的曝光率高（借力使力，更高竿！建中同學不會善用的優勢，就借我們好好發揮一下囉！），在在都使聯繫成績不斷告捷。而且據我了解，三十年重聚事後的資料整理，硬體技術支援方面，北一女校友也總是發揮了地下領袖的影響力，讓當年友校男同學心甘情願地為北一女校友服務，在此一併謝謝建中木頭對北一女部落格之拔刀相助，他對世間男女友情做了崇高的註解，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大開眼界。也因此更堅定了我們北一女校友絕對有能力在行有餘力時，具有寬容的心胸去協助其他友校建立同我們一樣的優良傳統，讓更多同學在近半百時能充滿與故舊重逢之喜悅，交換過去經驗，互勉未來。感謝建中 1974 年 11 班的屠世天及 1975 年 6 班陳開憲、22 班姚一民及王繼勳百忙中，抽空協助建中校友會，為建中北一女年度聯合校友聚會，跨出第一步，祝福兩大校友會的攜手合作，讓以後的學弟學妹都能享受到今日大家付出的成果。

(20) 活了這麼多年，終於找到出名的方法了！現在大家想要不認識我都不行，如果還不認識我，就太遜了！

5. 後記

「千里尋人懷舊情」原本是應北一女校友會邀稿，刊登在 2004 年 12 月初出版的『綠意』。我們 1975 年北一女校友 30 年重聚總召集人馮燕看過後說：「妳這篇文章有趣極了！」，我說：「我只擔心沒有多少應該看這篇文章的人，能夠有機會看到這期的『綠意！』，因為我們這屆交會費的校友並不多！（我們還不是因為百年校慶餐會，馮燕、張家宜（淡江新任校長）各認一桌，找我們去白吃一頓，才在畢業 28 年後首度與母校有接觸，當場交會費加入校友會，才開始收到刊物『綠意』。）」。馮燕馬上說：「對！這樣太浪費了，應該登在 2005 年 6 月的那一期，讓來參加 30 年重聚的我們這屆同學，每人送她一本，這樣

才有意思！」，我說：「我一直源源不斷地聯絡到新的人，也聽到新的故事，一直有新東西想加進去，我希望能廣納更多的人與事才好。就怕到時文章會太長了。」。馮燕說：「沒關係，到時如果文章太長，不適合校刊，我們幫妳另外出小冊子。」。多虛榮啊！我馬上決定延後交稿日期，重新打開耳朵，繼續記載野史。這篇文章以後可以拿來玩遊戲，譬如有多少人名被提及、有多少對夫妻分別被提及、誰被提到最多次………………。同時也希望以此拙作，請出真正能寫，常在報章發表文章的廖傾移、李玉玲、朱翠碧、高自芬以及許許許多的北一女才女，甚至其他學校的學長和同學們，如陳立德、潘扶適等等共襄盛舉。

這段期間，承蒙孫嘉蒞在百忙中提筆寫序。除了感謝他的鼓勵，鎮定我一顆原本忐忑的心，也感謝他的拔刀相助，他精湛洗鍊的文字，對我的文章做了最佳的詮釋。雖然卻也因此突顯了我文章的平凡，但他的序文，是我心意的濃縮與最佳的代言。我以前看不透的校際性別界線，半百之時終於突破了！

此文於 2005 年 4 月底原擬投稿北一女校友會期刊「綠意」，無奈總編輯要求刪減到 6,000 字以符合「綠意」在篇幅上的限制，這意味著拙文要被砍伐去三分之二的命運。自覺心血已花而又愛難割捨，頓時感到進退兩難，而有數日坐困愁城，經三思五想之後，毅然決定撤稿以求其全。誰知此舉竟會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而後得以在投入建中通訊錄的編製工作之中，為本文添加了更多寶貴的資料。

雖然我非常希望大家能繼續饗我在「遙遠的故事」中所需的資料，但「北一女 30 年重聚專刊」截稿在即，在此不得不割捨新的故事了。這篇曾被孫嘉蒞調侃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文」綿綿無絕期？』的集體創作，終於在今夜劃下了休止符。

6. 誌謝

最後，要感謝愛班的王藹士同學，她是我復興中學國文恩師陳菱英老師的嫡傳弟子，曾經在大華中學任教國文，沒有她，這篇文章抓不出主題，也不會有一個這麼有深度的標題，看官如果覺得全篇最有學問的地方就是題目，那您就識貨了，至於紅樓學子部分，感謝許許多多建中 17、18 班學長所提供的資料及孫嘉蒞的潤筆，它讓當年及現在都是全國高中最好的男校與女校在此找到交集！

謹以此文獻給我們家的 Better Half--吳人偉，他是當年復興中學第二屆信班唯一就讀成功高中的同學，也曾身陷梅花座，被好學生魏鼎新、賴仲偉、陳作範、邊浩團團圍住，更嚙過印寶蓉老師（也是北一女校友）粉筆K人的滋味。感謝他在我尋人過程中一路給我精神上的支持與包容。同時也要謝謝我的一雙兒女，吳漢儀（Stephanie）、吳漢威（Alan），感謝他們過去一年來所展現的獨立，讓媽媽能投入大量心力去服務同學。我告訴他們，媽媽相交滿天下，從今以後不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他們有困難，媽媽一定找得到朋友就近協助照顧他們。